

谈艺录

艺术作品价位是怎样形成的

画家的作品只要进入市场就会成为商品,就有价格和价位,不同的画家也有不同的作品的市场价位。那么画家作品的价位是怎么形成的?这个价格是谁来制定的呢?一般简单地说,古代和已故近现代名家的书画价位是历史形成的,而当代画家的作品价位是由作者本人制定,并得到社会认同的。所谓社会认同就是说你本人制定的润例有买家认账,有人买就可以,能实际卖多少金额,作品就是什么价位,就这么简单。所以对于当代画家来说无论制定什么价位,只要能卖出去就算数。

就目前来说,无论是近现代画家还是当代画家,作品价格最高的当属李可染。李可染的《万山红遍》75.5×45.5cm在2015年嘉德秋季拍卖会上以1.84亿元人民币成交,每平尺价位高达6000万元,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近现代与当代画家作品单位尺幅的最高纪录,是完全可以和国际市场上西方名家作品价位相媲美的。中国画家作品高价位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主要原因应该有这么几条:第一,艺术上民族传统文化风格的内涵和极具个性的个人风格。如前面提到的李可染就是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为座右铭,使中国古老的山水画获得了新的生命。第二,中国画的一种

新型笔墨的开创者与开拓者。还如李可染,他的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善于表现山林晨夕间的逆光效果,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朦胧迷茫、流光徘徊的感觉,突出了光感和质感,因而比明清山水画更靠近对象的感性真实。第三,作品具有自然形成的市场号召力。这个条件和原因似乎显得有些玄妙,但却是市场不争的事实,其实所谓的市场号召力就是绘画作品里表现出来的一种正大气象,一种令人心生喜意、心生崇拜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微妙,所以用市场号召力或市场感召力来形容。一些一流画家的作品却没有较高的市场价位,也只能用其作品暂时缺乏市场号召力来解释。第四,具有领导世界前端艺术的特色。高价位的绘画作品,必然具有属于世界前端艺术品的特点。第五,历史形成的市场价位的持续增长。不少高价位的作品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第一次面对市场,而是在市场经历了几番风雨,最初的成交价位以今天的市场眼光来看也许并不算高,但当年都是天文数字,这也就是说许多高价位的作品不是偶然发生的。

画家作品市场价位的形成和确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时间和市场的反复磨砺。以历史的眼光回过头来看,大抵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生前作品价

位高,死后价位仍高;二是生前价位高,死后不值钱;三是生前价位不高,死后价位高;四是生前不值钱,死后也不值钱。

民国时期的书画名家们大都有自己公开的润例,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润例,见诸报刊杂志的很多,现在分析这些润例,可以看到几个有趣的市场现象:其一是有的画家当时标示的作品润例很高,如当时吴湖帆每平尺150元,谢稚柳每平尺120元,考虑到上个世纪30年代市场的物价情况,这些润例都是相当之高了,而现在这些画家的作品市场价位仍然是比较高的,稳稳地处在市场二线画家的位置。其二是有的画家当时润例并不高,如齐白石大概每平尺5元,黄宾虹每平尺15元,吴昌硕每平尺10元,但现在他们都是书画市场一线画家,作品价位都很高。其三是有的画家当时提的润例就不高,如胡佩衡每平尺8元,陆铁夫每平尺6元,现在他们的市场仍然平淡,艺术上算是三四流画家,市场上处于四五线的位置。其四是有的画家当年提的润例比较高,如上海的陈小翠每平尺56元,汪亚尘每平尺15元,而如今陈小翠作品的市场就有些不尽如人意,而汪亚尘就有点像陈半丁,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的作品还不如他们在世时卖得好,虽然有时略有涨幅,但那是随着一二线画家的

涨幅而水涨船高的随行就市罢了。

上面的例子印证了画家作品生前死后会出现的几种不同情况,似乎有些纷杂,好像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样子,其实不然,这里还是有些有规律的。从已故的近现代名家的笔单中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凡是书画润例低于每平尺5元的,难成大家,凡是如今被公认的大家、大师们的润例,当年那个时段每平尺都在5元、10元,甚至20元以上。所谓的价位的“低”是相对的,是要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不会低到惨不忍睹的地步。

艺术和市场在某些时候并不等值,但市场多少会折射和反映出艺术的价值。书画市场是一个经济的概念,也是历史的概念,并不能以一时一地来论英雄成败,好的艺术作品总有一天会在市场上放射出光辉,尽管这一天的到来会有早晚之分。

对于绝大多数当代画家来说,其实一生中最要紧的是做一个合格的画家,画出好的艺术作品。因为无论市场怎样风云变幻、作品价位形成的因素多么复杂,万变不离其宗,最终还是艺术决定一切,而时间则是一切艺术及其市场最无私、最公正的法官。

齐建秋(作者系著名艺术市场专家)

陈强新:咫尺之间的遐想

12月28日,“陈强新百扇展”将在山水丹青国际艺术中心展出。扇文化在中国由来已久,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在艺术家陈强新看来,扇面艺术有其独特的文化属性:要在有限的空间表现出无限的艺术遐想,对画家的综合功力是个考验。从审美上看,扇面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延伸感,特别是山水画,往往咫尺千里、小中见大。

北京商报:请谈谈您对“扇文化”的理解。

陈强新:中国历来有“制扇王国”之称,扇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扇面画同样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文献记载,以东晋王羲之书老嫗扇这脍炙人口的故事为先。随着绘画艺术的蓬勃发展,山水画、花鸟画在唐宋、五代基础上得到空前的提高,文人与绘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形成了创作高潮。同时皇帝对扇面艺术非常重视,书画扇面相应得到飞速发展,臻于顶峰。《书继》中载:“政和间,徽宗每有画扇,则六宫诸邸竞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画扇在两宋盛极一时,大批不朽之作流传至今。花鸟画中的野草闲花、昆虫禽鱼,都运以精心,出以妙笔。宋、元时代,团扇画广为流行;明代以后,折扇画渐执牛耳。扇面从形制上分,圆形叫团扇(纨扇),折叠式的叫折扇;从材质上分,又可分为纸质扇面、绢质扇面、竹木质扇面等等。我画扇,画了数百幅,取谐音“百善(扇)孝为先”。中国传统文化里,孝道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当今社会有不同程度的缺失、需要传承推崇的品格。扇、善、孝,其实是相契合相呼应的。

北京商报:扇面艺术创作中,您有何心得?

陈强新:扇面的尺寸和形状有特殊性,一般篇幅

较小,要在有限的空间表现出无限的艺术遐想,对画家的综合功力是个考验。画家在命笔时须精思巧构,展示技法,只有这样才能够匠心独具,笔随意转,化有限为无限。可以说,扇面作画更能反映每位书画家的艺术真谛。扇面虽然尺幅不大,但是由多层薄宣粘合而成,并且有折痕。有的材料,比如色纸、金笺、发笺等,落墨设色性都很难掌握,一般的书画家不敢随意渲染。明代书法家祝允明曾经把在扇面上作画比做美女在瓦砾上跳舞。所以书画家扇面的润格往往不以尺幅的大小计算,而是单独计价,价格远高于同尺寸的册页。扇面还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延伸感,特别是山水画,往往咫尺千里、小中见大。

北京商报:如何处理字与画的关系?

陈强新:传统艺术考验的是综合的修养。一幅好的中国画,是由诗书画印四个方面组成的。中国画分写意、半工半写、工笔画,写意画是画中最难的,而书法是写意中的写意,比画更难。我是先学了多年的书法,后来画画,将写字的方式融到绘画中。要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让懂得的、不懂得的都能觉得好,还应讲师承,一点一划都要有出处。

北京商报:多年来,您的创作风格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有何感悟?

陈强新:随着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我在书法创作中投入了许多情感,比如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始终保持正能量,坚韧、顽强、宽容、平和,多年来每日刻苦研习,坚持不懈,力图让书法日益苍劲、庄重、有内涵。我深刻感悟到,艺术来源于生活,每一笔都是岁月,都是时光的记忆。我认为任何时候艺术家都应该坚持纯洁高尚、理性的、和谐发展的、包容的审美标准,不断提高审美情趣,追求从艺术的视野而不是道德评判的视野去观察和感悟生命的纯粹的艺术境界。这些年我创作了大量的扇面,也希望有机会能够走出国门,让更多的人在方寸之间领略中国传统文化。

北京商报:您认为当代书坛及书画市场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陈强新:日益和谐稳定繁荣的社会氛围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和谐宽松的环境,书画市场呈现出活跃的态势,融合了中西方各种艺术创作风格和形式的作品大量面市,人们的审美和欣赏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老话说:盛世买字画,乱世买黄金。书画市场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就艺术性来看,好的作品一直都是少数,能称为艺术大师的寥寥无几。部分艺术家靠着表演型创作哗众取宠的方式寻求市场青睐,最终也一定会被淘汰。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

